

发达国家教育改革的动向和趋势
(特辑)

基础学校

——一个学习化的社区大家庭

厄内斯特·波伊尔著

人民教育出版社

发达国家教育改革的动向和趋势

(特 辑)

基 础 学 校

JICHU XUEXIAO

——一个学习化的社区大家庭

厄内斯特·波伊尔著

美国卡内基教学促进基金会

1995 年

王晓平等译校

人民教育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基础学校：一个学习化的社区大家庭 / (美) 波伊尔 (Boyer, E. L.)
著；王晓平等译.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8
(发达国家教育改革的动向和趋势)
书名原文：The Basic School: A Community for Learning
ISBN 7-107-12426-9

I. 基… II. ①波…②王… III. 基础教育-研究 IV. G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8) 第 02002 号

人民教育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009 北京沙滩后街 55 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人民教育出版社印刷厂印装

*

开本：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印张·7

1998 年 9 月第 1 版 199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2300 册

字数：160 千字 定价：10.40 元

序 言

我怀着特别喜悦的心情获悉我丈夫生前完成的最后一部著作——《基础学校——一个学习化的社区大家庭》业已翻译成中文。我知道这种对他和他的著述丰厚的赞颂会使他非常感动，非常欣慰。

他生前最快乐的时刻包括了他能有机会访问中国的学校之时。在访问中，课堂里的勃勃生机、教师们的敬业，以及教育官员们追求卓越的精神都给他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那里的人们对探讨和检验各种以孩子们为中心的、新的教育方法使我的丈夫受到鼓舞。

厄内斯特·波伊尔有一个构想：他在《基础学校》中提出的设计将能适合各种政治架构，并对所有的中小学具有普适性。他相信当孩子们的求知欲得到激励的时候，他们具有天然的认知能力；而激励他们求知欲的是一个综合课程大纲，它建立在普遍的、人们共同的体验之上。他还认为教育改革最有希望的阶段是正规教育的头几年。

我丈夫曾计划全力以赴实施《基础学校》的构想。因为他觉得，通过推广一种把优质教育的各种基本因素都综合起来的方法，将有可能使每个孩子都能接受高质量的教育。他最为深切的希望就是，《基础学校》一书能够对那些敬业的小学教师和领导者们有所裨益。他们每天都在忘我地为孩子们服务，不论是在美国的学校里，还是在中国的学校里都是如此。

我有一个强烈的愿望，当教育实践中行之有效的因素集中

运用于一大批被称为“基础学校”的中小学时，许许多多的中国学校将兴旺发达。这将是对我的丈夫——老厄内斯特·波伊尔最崇高的致意。

凯·波伊尔
(老厄内斯特·波伊尔夫人)
1998年1月

出版说明

1986年以来，由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组织选编、翻译的系列丛书《发达国家教育改革的动向和趋势》，已由我社出版了五辑。

本书是已故著名的美国卡内基教学促进基金会主席厄内斯特·波伊尔博士的重要著作之一，现特作为《发达国家教育改革的动向和趋势》系列丛书的特辑翻译出版，以飨读者。

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7年12月

目 录

中译本序.....	1
序.....	6
前言：一个新的开端	12
第一章 学校应成为社区大家庭	20
一种共识	20
教师的领导者作用	33
家长是合作伙伴	46
第二章 连贯一致的课程	59
语言是学习的核心	59
带共性的基础课	72
测量结果	91
第三章 良好的学习环境.....	102
与目的相符的教学方式.....	102
丰富的学习资源.....	115
为孩子们提供各种服务.....	126
第四章 致力于品格的塑造.....	142
品德的核心内容.....	142
有理想地生活着.....	152
附 录 技术注释.....	159
NOTES	164
译后记.....	215

中译本序

呈现在大家面前的这本书——《基础学校——一个学习化的社区大家庭》是我们的老朋友、美国卡内基教学促进基金会已故主席厄内斯特·波伊尔博士（1928—1995）生前的最后一部力作。波伊尔博士的一生对教育的贡献是巨大的。他先后研究过初等教育、中等教育、高等教育，撰写过多篇在美国颇具影响的研究报告和著作。他的不少著作被认为是在美国教育研究工作中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美国的教育政策。在他一生中的最后几年，他又将研究重点放在基础教育上，写出了本书。可以说《基础学校》是他多年对教育问题思索的产物，他在身患沉痾的情况下为此书倾注了大量的心血，是集他毕生之大成的作品。作为他的同事与朋友，看到此书的出版，不禁唤起我对这位教育家深切的回忆。

波伊尔博士是当代美国和世界著名的教育家。他于1955年获南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博士学位。随后，他先后任美国规模最大的纽约州立大学的校长、美国州立大学协会主席、美国联邦教育署署长、英国剑桥大学客座教授等职务与工作。在担任卡内基基金会主席的同时，还任美国国务院海外院校顾问委员会主席、普林斯顿大学威尔逊学院高级研究员等职务。由于波伊尔博士在美国教育工作中的卓越成就与广泛的影响，从1971年至今，他已获得美国和世界104所大学授予的荣誉博士和名誉教授的学位或学衔，这其中包括我国北京大学的名誉博士和厦门大学的名誉教授。

波伊尔博士在教育工作中的杰出贡献与影响已经超出美国。在中国，他有着众多的同事、朋友与读者。从1974年经杨振宁博士推荐他第一次访华，到1994年最后一次到中国接受厦门大学授予的名誉教授荣誉，二十年间，他曾5次访华，并于1988年代表美国卡内基教学促进基金会与中国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签署了学术交流与合作的协议。在与中国教育工作者交流的过程中，他的学术水平和造诣以及他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情谊，使他受到中国教育界朋友的普遍尊敬。他的许多著述中，此前已有几部译成中文，它们是《学院：美国本科生教育的经验》《学术水平的反思》。其中前一本书，在我国已有不同出版社的译本，是我们一些大学高等教育研究生的重要参考书之一。

《基础学校》并非一般性的讨论中小学的办学问题，它所讨论的，是涉及当前和未来美国基础教育结构、办学思想、教学内容、课堂组织的一整套教育体系。首先，波伊尔博士认为，基础教育是一切教育的基础，“教育改革最具希望的前景在于小学，在于正规教育的头几年。”这是作者对美国教育作了全面考察后得出的结论。美国在80年代中期，随着《民族处在危机之中》的报告的发表，出现了全国范围的教育反思，人们对各级教育的质量纷纷提出严厉批评，接着是一系列的改革行动。在这一过程中，波伊尔领导卡内基教学促进基金会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并亲自就小学、中学、大学阶段的教育写了三份报告，后来都被称为美国教育研究的里程碑。他对各级教育进行了认真的研究之后，提出：“小学是正规教育中可塑性最强的阶段”，并认为无论是大学或高中，其质量的优劣在很大的程度上取决于小学教育的基础。如果孩子们在可塑性强的阶段基础打不好，到了高中或大学再去努力，恐怕只能是事倍功半，“老大徒伤悲”。

因此，波伊尔博士殚精竭虑，集自己几十年的经验和思考，写出了本书。

其次，他对基础学校的构想不是要另建立新的学校，而是在美国现有的学校中，实施、实验作者所倡导和设计的教育思想。美国 and 世界上其他的国家一样，在教育方面进行了不少改革实验。但是，这些实验大多是分散零星地进行。波伊尔博士通过大量的调查研究，将美国许多单独的实验中行之有效的因素进行归纳和总结，强调提出办学的基本要素。它们是：学校应成为社区大家庭、连贯一致的课程、良好的学习环境，以及致力于品格的塑造。他提出，应把这四个重点综合地运用到具体的每所学校中去。他对美国基础学校的构想推出以后，受到不少学校的欢迎，目前已经在美国各地二百多所学校中实施，形成了一个基础学校教学改革的网络。

《基础学校》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本书充满着波伊尔博士对孩子们的一片爱心。这样溢在字里行间，贯穿于全文始末。在书的《前言》中，他就开宗明义地指出：“基础学校……是要为孩子创立一个美好的世界。”他并引用了智利诗人的话说，“有许多我们需要的东西是可以等待的。孩子却不能等待。”对于孩子，“我们不能说明天，他的名字叫今天。”作者对孩子们的满腔热情溢于言表。在教育儿童的问题上，他有着只争朝夕的急迫心情，因为他心里装着人类的明天——儿童，他认为孩子们的教育是耽搁不起的，等待就会误人子弟。因此在谈到对小学教育急需采取新的改革行动时，他掷地有声地说：“悠悠万事，唯此为大。”读者们开卷后，对此一定会有更深的感受。

第二，对教育工作者的满腔热情。与第一点相联系，作者对在办学第一线辛勤工作的校长们，在教学第一线默默无闻地

作奉献的老师们，以及关心和参与教育的家长，表示了他的敬意。他说，“老师是我们国家默默无闻的英雄。”本书将学校构想为“社区大家庭”，就是要在学生、校长、老师、家长之间建立起融洽的大家庭关系。在这样的环境中，老师是教学的带头人，是学生的导师，校长是老师的带头人，家长是重要的合作伙伴。目标是共同的，那就是为孩子们营造良好的学习环境。他认为这是办好学校的首要因素。

第三，这本书不仅仅阐述思想理论观点，而且有丰富的案例。在本书的每一章节中，作者都在他对美国基础学校的构思和行动进行说明之后，举出生动的、有说服力的实例，对构思的可行性给予充分的论述。此书还包括了丰富的国际比较研究的成果。卡内基教学促进基金会在1994年的《国际学校教育项目》中，对12个不同国家9~11岁的学龄儿童、家长，以及教师进行问卷调查，取得了丰富的数据。此书发表了其中不少的调查结果，将会给读者提供具有可比性的数据。

第四，本书体现了作者对从事教育工作强烈的使命感。波伊尔博士在这本书以及其他一系列的论著和文章或演讲中，都不断地阐述一个观点，那就是教育与国家前途的关系。他认为今天入学的孩子都是跨世纪的人才，他们毕业时将进入新世纪的“知识社会”这个新的时代，科学技术的竞争将更加激烈，对人们将提出更高的文化知识要求，他们所受教育的优劣，不仅影响他们走出校门时的生存状态，而且这一代人的总体素质，将决定美国的前途和命运。波伊尔博士是这样形容这种关系的：“我认为如果没有高质量的教育来有效地培养每一个、而不仅仅是那些处境优越的孩子，那么美国的前途将不堪设想。”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这是我们翻译此书的目的。我们在读《基础学校》时，大概会再次思考我国将基础教育作为“重

中之重”的教育发展战略思想，更加坚定信心，继续努力实现我国基础教育发展和改革的目标，建设高质量的素质教育，本书在许多方面可以为我们提供多方位、多视角的比较和借鉴。我希望从事教育工作的同志，无论是作教学工作、研究工作或管理工作的，都不妨读一读此书，相信会有所启迪和帮助。

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郝克明

1997年9月

序

这本书在我的脑海里已经很长时间了。1979年在为《纽约时报》^[1]写的一篇文章里，我第一次提出了“基础学校”的设想。我当时建议正规教育的头十二年可以重新组织。第一阶段是基础学校（the basic school），这一阶段孩子们主要是学习语言和接受普通教育；第二阶段为公共学校（the common school），它致力于传授核心的普通知识；第三阶段为过渡学校（the transition school），这正规教育的最后二或三年安排得比较灵活，既向学生提供初步的就业培训，也开设大学入门课程。

最近，我想起基础学校的想法实际上可追溯到60年代，我担任纽约州立大学系统的总校长之时。那时的学生常气冲冲地宣称，年轻人与老一辈人之间毫无共同之处。他们对大学要求他们必修一套共同的核心知识的权力提出挑战，并质问：“做一个受过教育的人究竟意味着什么？”

后来，当我在与我的本土有一点距离的英国剑桥大学作学术研究时，我思考了这个问题，并扪心自问：“高等院校，还有中小学到底应该教什么？”“到底是不是存在着一套共同的核心知识呢？如果有，又如何界定它呢？”

于是，就“共同的知识”这一问题，我便无拘束地思考开去：人类有哪些共通的东西？我们大家有什么共同之处？有可能使学校的课程与学生们的生活更直接地联系起来，帮助他们更深刻地理解他们自己，并且更为重要的是，理解我们人类自身呢？

在英国期间，我还和马丁·卡普兰一道撰写了一篇题为《为了生存的教育》的论文。我们在此文中非常初步地探讨了一种新的教育途径，即不按学科的划分，而是根据人类的基本经验来组织学校的课程。^[2]

在其后的数年里，作为美国联邦教育署署长，我继续在思考“共同的知识”这个问题，并进一步考虑如何将人类共享的经验这一想法融入正规教育中去，以便各个学科能够突出更大的、更为综合的目标。

十五年前，我到了卡内基教学促进基金会，这些有关教育目的和内容的问题仍然在我的脑海里萦回，并且对我们的工作产生着很大影响。

在我的任期内，我们的第一篇报告在1981年以论文形式问世，题为《对共同知识的探索：普通教育之目的》。在此报告中，亚瑟·列文和我提出高等院校的普通教育需要更加注重知识的综合性。我们认为高等院校应当强调“那些我们大家所共有的经验、关系和伦理道德，我们共同拥有这些东西，仅仅因为我们都是历史特定时期中人类大家庭中的成员”。^[3]

1983年，当中小学的改革即将步入一个新的阶段时，我们发表了《中学：关于美国中等教育的报告》。在报告里，我们提出了不少建议，其中之一是呼唤一个新的课程，“通过学习建立在全人类共同享有的传统经验基础之上的共同核心知识，这一课程将能帮助所有学生了解他们的人文遗产，他们所生活的、相互依存的世界。”^[4]

1987年，随着《学院：美国本科生教育的经验》一书的发表，卡内基基金会重返到高等教育的问题上来。我们再次提出了“一个普通教育的大纲，它不仅让学生了解必要的知识，而且要让他们了解各学科间的联系，并最终让他们在离开了校园

后能将所学的知识应用于生活中去。”我们说：“综合的知识涉及的是全人类所共有的普遍经验，涉及人们所共同从事的活动；而没有这些，则人与人的关系将变得微不足道，生活的内涵将大打折扣。”^[5]

也就是在写此书的过程中，我越发地相信教育是一个整体网络，每一个学习阶段与其他阶段都关联着，而教育改革最具希望的前景在于小学，在于正规教育的头几年。

随后，卡内基基金会开始着手重点研究人们一生中的头十年。我们考察了胎儿期保健、婴儿的状况，以及学龄前儿童的需要等问题。1991年，这一研究的成果以一份报告的形式面世，题为《做好学前准备：一项国家的义务》。这篇报告勾画出我们作为一个民族，为使所有儿童做好学前准备而必须采取的步骤。我们专门提出了一项分为七个步骤的战略：健康的开端、积极参与的家长、高质量学前教育、关心儿童的工作场所、电视教育、有利于学习的居住区，以及老、中、青、少几代人之间的沟通。“所有这些都对孩子们的生活产生深刻的影响，并帮助他们作好学前准备。”我们相信，上述各项毫无疑问是每个孩子都应享有的权力。^[6]

假如所有的孩子都作好了学前准备，那么，所有的学校理所当然地要作好接待孩子们的准备。在过去数年里，我们花了数千小时专门研究初等教育。我们的调查研究是多途径的。我们考察了现有的研究所，进行了调查，走访了学校。我们邀请教育工作者和幼儿专家到基金会来。我们与州政府中小学教育首席官员会谈，请他们帮助我们了解基础学校的设计如何适应当前的政治结构和各州政策。

我们主要听取了教师们的意见，他们怀着急切的心情告诉我们，孩子们的生活已经、并且正在继续发生着变化。家庭条

件优越的孩子们很可能已经有了比较全面的受教育经历，其中包括使用最新的科技成果，而那些出身于贫寒家庭的孩子在教育上仍然是最受忽视的。不过，振兴教育的挑战是全方位的，涵盖所有的社会和经济阶层。我们的结论是，目前需要有一个初等教育的新思路，要有一项全面的计划，使已被证明行之有效的学校教育实践落实到每个孩子身上。

我们的研究项目进行到此刻，我对课程问题的长此以往的兴趣被再度激发起来了。幼小的儿童是不去考虑知识类别问题的。他们只是凭着好奇心去学习。首先，他们是在自然地、综合地学习。我的结论是，小学特别需要围绕着一个全面的、连贯一致的课程组织其工作。

当我对这一长期过程进行思考的同时，我受到了巨大的鼓舞，我不仅为小学的勃勃生机所鼓舞，而且也为我们小学的校长和老师们的奉献精神，尤其是他们那乐意于改革的精神所鼓舞。在我看来很明了的是，小学是正规教育中可塑性最强的阶段，这一阶段的重点是孩子们，而不是“体制”，也不是谋求个人事业的地方。正是俄亥俄州戴顿市的一位一年级老师启蒙了我对语言的热爱。我深切地希望本书能对那些日复一日都在为我们祖国的孩子们作出无私奉献的校长和老师们有所裨益。

可是我也感到不安。令我担心的是，虽然我们为提高国家的中小学作出了努力，却没有收到应有的成效。同样令我担心的是，在此国度中，人们不仅对中小学改革失去了信心，而且对公立教育（public education）这一观点本身失去了信心。尤其令我担心的是，人们用“失败的体制”来形容我们国家的小学校。我认为如果没有高质量的教育来有效地培养每一个、而不仅仅是那些处境优越的孩子，那么美国的前途将不可预料。

我们儿童的生活，以及他们就读的中小学的状况之优劣是

超越政治界限的。我在我们追求至善至美的过程中一如既往地相信，为了我们的孩子，我们是可以找到共同点的。基础学校的意义归根到底就在于此。

112年前，拉科塔苏部落印第安人西廷·布尔（“坐着的牛”）曾说：“让我们大家开动脑筋，想想看我们能为我们的孩子创造一个什么样的生活。”^[7]处于一个新的千年纪元来临之际，我们有机会对美国最为基本的教育机构——小学作出新的承诺。悠悠万事，唯此为大。

厄内斯特·波伊尔

卡内基教学促进基金会主席